

集部

仰節堂集卷七

明 曹于汴 撰

議

防倭議

為東封報竣倭撤無期乞嚴飭海防以戒不虞事近蒙憲牌會議防倭事宜職素淺闇非其人也雖然沿海道里之險夷兵卒船馬之多寡業嘗畫圖貼說各營將領

之才品投揭具呈矣其將之可恃者蕫任之不然者調停之將得其人則扼險練兵造船製器戰守機宜俱當聽之豈不愈於操觚而空談哉惟是兵寡當增而增兵又艱於餉則有司者宜有所處然江北民力竭矣增之閭閻勢不可支增之商稅商價已極近查得廟灣稅銀歲可得五七千可養兵五百及議留贓罰歲可得萬金可養兵一千此外無有也夫增兵千五所增幾何況倭訌境土商旅絶黎庶困二項之銀可隨取隨足乎則選

鄉兵練壯勇留班軍清屯衛誠計之得者也而說者猶慮其擾民未必可用矣然則增兵亦誠難哉且淮城之衆計日而糴無半月之積城守不通潰將自内所憂乏餉豈獨披堅荷戈者乎今日之計誠無完策矣職書生也幼讀孔孟之書謂聖賢之道必可行古人之事必可法七年蓄艾未為遲也亡羊補牢不為晚也夫古者兵民不分有事隸伍無事歸農即此人也後世民苦于征役不能仍為兵則兵與民為二竭民財以養兵故民困

財盡不勝其供故兵亦困乃今日又有異者兵之中又分為二則衛所之軍與招募之兵是已何今之為民者三也倭醜狂謀邊陲告警皇皇無可為備逮戎馬逼臨勢必調客兵以禦之倭一敵也客兵又一敵也幸而成功死亡過半矣幅幀千里比屋百萬似不患無兵而竟無兵似不患無餉而竟無餉其失有三官失其職也民失其所也政失其實也何謂官失其職國家設官亦甚備矣姑不枚舉辟如官以治農者所當行阡陌治溝洫

課耕穫議牛種墾荒蕪教積貯此外非其職也官以巡
捕者所當日練兵壯夜走通衢重關擊柝譏察奸宄緝
防盜賊此外非其職也尹縣者以縣為家者也守郡者
以郡為家者也佐貳之職皆其職也職之内盡與不盡
賞罰行焉職之外則否今則農官不知農捕官不知捕
或賢而賞之不以其能農能捕也或不肖而罰之不以
其不農不捕也推之各職莫不皆然彼但役役于奔走
簿書溺其職矣夫官不必同無不職在安民者官失其

職民將焉賴奈之何不窮且困也何謂民失其所夫今之民亦大苦矣積敝相沿不但苦之者以為當然而被苦者亦以為固然有苦而知其苦者有苦而不知其苦者追徵敲扑明顯易知者不暇殫述樵漁之徵無不隸名于上糞穢之賤無不抽稅于官有知一筆一墨之有倚墻以伺者乎有知一紙一薪之有杜門以竄者乎有知寸許箬僉之累及畫工乎有知指許楮花之苦及花匠乎環向而執役者誠知其勞而此人之衣若履若器

貝亦知其累及數家乎一署之内一日之間廢生業而愁苦者不知其幾况乎四境之遠蔀屋之衆亦有臨食而思其饑舉衣而念其寒者乎嗟乎此其間難言矣天下多急于獲上而緩于恤下天下清有司常多而窮鄉官不多柰之何不窮且困也何謂政失其實夫冉求之志止于足民實能足民者也季路之志在于足兵實能足兵者也今則不然上之責有司與有司之自許似乎無所不能而究則由求之賢不多見焉則政務鋪張而

鮮實效也辟如保民一册豈非循良首務哉今日曰開荒若干明日曰招撫若干今日曰修社學幾處明日曰講鄉約幾次果開耶招耶修與講耶則田野何以不闢而教化何以不興無乃飾目前之文具費一番之公移乎上以督責行下以依准應下不以虛飾為媿上不以相欺為尤推之年終諸册大抵類是上下相蒙澤不下究柰之何不窮且困也夫民方救生不遑疾視長上安所徵餉而又安得藉之為兵兵食不足職是之故夫古

者天子巡狩亦于土地田野之間省耕省斂耳台臺代天巡行謂宜風勵各官存恤億姓斬削繁苛一意休養一事而益于民則舉勿以善小而不為一事而損于民則革勿以惡小而為之大約以孟子之田里樹畜庠序孝弟為主而參以時宜因乎土俗修政以實辨官以職必令家給人足上下相悅乃以見行保甲寓以選兵略倣四時講武教之戎事未有不勇且知方者何慮兵不足哉夫居今而言古涉于迂矣惟以胞與之風微故官

民秦越功名之習熾故真意不流也請乞台臺闡明聖人之學以倡有位之士道在人心原自未泯在有所鼓之耳夫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今當事急之秋而畀職為此緩辭惟以諸所條議業皆臚列而陳故敢以本之説進否則因仍敝陋日深一日會睹此生靈之塗炭矣

結民心薦奇才議

為感時激衷懇乞申飭有司固結民心以防不虞併薦奇才以備折衝事職方患瘧困卧閲邸報見朝殿火灾

為臣子者只得以天心仁愛為言顧一火再火宮闕為墟若以不必然之兆揆之良可深慮雖甚不忍言而亦安得晏然已乎邇者礦役大興名山深谷發掘殆遍占以洪範主有旱乾之災旱則盜起其禍固不但倭患而已夫淮陰南北之咽喉運道京師之命脉無論江南江北有弄兵潢池者必不能忘情茲土且也頻壽之積盜通泰之海賊睥睨而思逞豈不可危哉夫于無事之時為有事之備則事舉及其有事而後圖之亦已晚矣夫

有司受君之榮食民之奉脫一旦有變此身焉往又豈容束手待斃誤天下事貽萬世笑乎其途有二提兵勦賊反亂為治上也堅城死守張許爭烈次也二者非民何賴焉乃今之有司之于民何如也只如近行鄉兵一節豈不甚善乃多廢閣不行非不可行也所以奉行不實耳夫善變法者法變而民不知善得民者令出而民不違儻其捐損威重躬歷閭閻曉以禍福約日刻期以示信舍輿就馬以示勞挈糗飲水以示不擾民有不忻

然從者乎此其一端耳治民者感化在平時撫養在積
久投醪可以得士挾纊可以動衆問疾弔死可以興越
滅吴理勢固然有不爽者今之有司以文移簿書為急
務以催徵搏擊為風裁秦越其民民亦秦越之家無蓋
藏饑勞不息風教不行情意乖忤非旦夕矣脫有緩急
此必不濟之數也伏願台臺特行申飭俾其大破積習
加意撫字解其繁苛課其農桑勸以蓄貯作其忠義倡
以勇敢練其武藝四境之内孰饑孰寒何害何利夜而

思之畫而圖之若養赤子若治家業不必聲聞惟求實
益夫父母愛子豈諄諄然告之耶而子未有不知者其
精通也有司愛民如子民焉有不附者由是比屋皆兵
民財皆餉守則有不拔之威戰則有直前之勇所謂常
勝在我計無出于此者葢百姓之轉移視有司而有司
之轉移又視台臺也然此責守令耳用師之要先于擇
將得一良將愈于十萬師顧非常之賢不可以資格拘
古有築壇拜將而驚三軍者誠知其人可任重也今有

頳州武生李呈芬者力能舉重射能決拾智能審機然此猶武弁所易能者乃其忠信節義非禮不行雅慕聖賢竭赤軍國聞江西有道學裹糧求之得李嵩山而師之篤行不怠此亦今時所僅見者也夫使貪使詐不獲已耳若其不貪不詐而且勇可不謂豪傑之士哉伏願台臺召而試之若其可用委以一面必當有所樹立地方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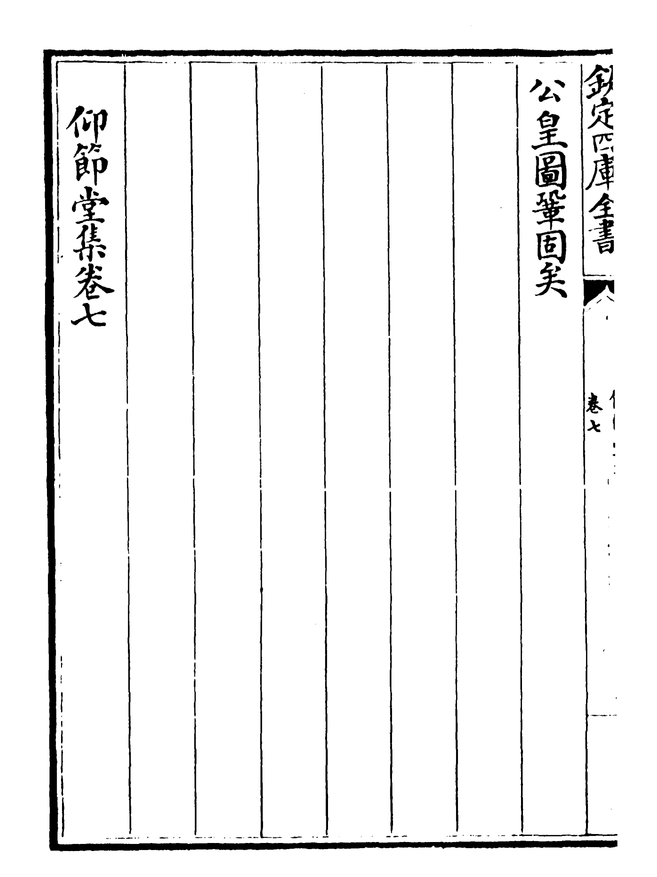
開荒議

前蒙委查州縣開荒事宜繼閲邸報則業蒙具題設專官增鹽引以墾荒蕪行見赤地盡成膏腴災黎盡成殷富誠地方無窮之福也惟當拱俟經理樂觀厥成然職奉委行州縣查報荒田良久無報者近有一二來報殊無多田問之則上之人原欲查無主之田招人開種而收其穫以充公家之急本處荒田皆有主不便報也此盖有司不達本指故此疑慮然亦不可不申明也夫江北荒田為欵不同有人戸見在而荒者有人戸逃移而

荒者其内又各不同其見在之户或欲耕而不能則貧農也或能耕而不為則惰農也其逃移之户或乆無蹤跡或猶在近處或里遞族隣種其田而佃其糧銀或佃其糧銀而未耕田或無人可佃而其糧銀全逋又或有昔沉于水而今出今沉于水而可望復露或與河灘湖岸相連而莫辨或鞠為茂草而鬻薪以為營或瀦為池塘而取魚以自活且不但民田有荒而屯田竈田亦然諸如此類其綿亙誠甚廣者若夫無主之田官可自耕

而自獲者則海濱所淤湖波所退高岡沙鹵等處固當
清丈募開而收其入然亦有數不可拘于此也今既奏
請皇恩大行開闢必當一槩經畫興起農事賑助之鼓
舞之招徠之稽察之掌印治農等官減去騶從挈帶餱
糧巡行于阡陌之間集其父老相其地宜給牛給種為
塘為堰稻麥隨宜糧差緩科務令有利無害使無業者
有業不耕者勤耕居者豐足逃者樂歸歸者得所因而
建樹社倉即倉以為社學即學以明鄉約即約而寓講

武且其溝洫經界之中不特可藉禦侮而亦可兼治河一事而數善備焉豈非根本之上計乎若但求無主之田官耕官穫而已則官與民隔矣行之而善倉廩可得豐盈豈云無補行之不善則官户侵陵小民失業皆基于此宋之公田豈非明鑑夫足食以足兵從古言之然所謂足食者豈僅僅令荷戈之士飽食而已乎伏惟台臺為久遠之計造生民之命必有成畫伏乞于頒布章程之時明示羣寮以足民之意將見閭閻樂業親上急



公皇圖鞏固矣

仰節堂集卷七

仰節堂集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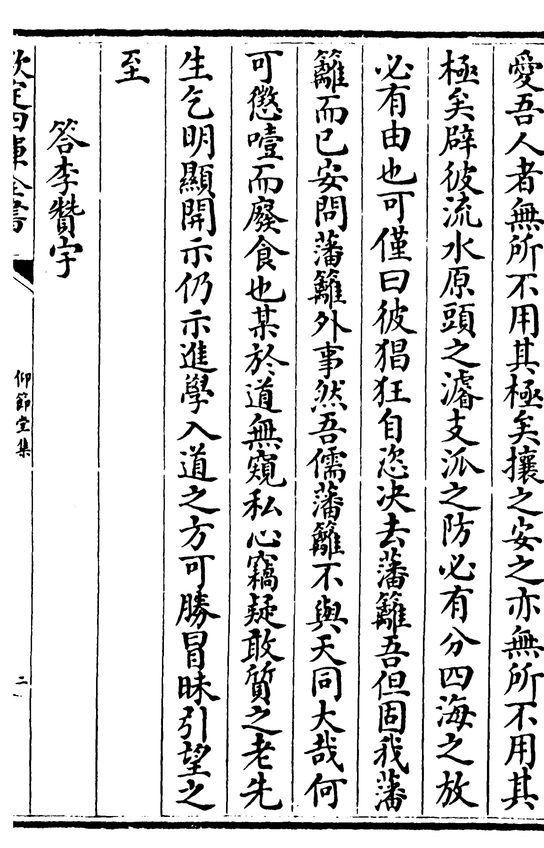
明 曹于汴 撰

尺牘

與鄒南臯先生

今之學人何多岐也分析門戶迴避字樣晋辨朱陸業既無謂今别薛王亦似不必提起空無等字不論是非輒云此禪此禪禪者曰我不儒安用禪為儒者曰我不

禪儒若斯已乎邇言至善何必吹疵妙論市童吾師安可彈駁先賢見門户見知解亦必見我而不覺也遂令同世同生有許多不欲見之人不欲見之事不欲見之書不欲窮之理未免狹而不廣偏而不全滯而不透支而不根是以畛域多情懐淡戈矛起同室且爾況能彼人吾人禽命吾命草生吾生乎哉然不能彼人吾人禽命吾命草生吾生必不能同室相愛非不愛也不能滿也我塞乎中其餘能幾于今不攘且安乎彼人吾人而



愛吾人者無所不用其極矣攘之安之亦無所不用其極矣辟彼流水原頭之濬支派之防必有分四海之放必有由也可僅曰彼猖狂自恣決去藩籬吾但固我藩籬而已安問藩籬外事然吾儒藩籬不與天同大哉何可懲噎而廢食也某於道無窺私心竊疑敢質之老先生乞明顯開示仍示進學入道之方可勝冒昧引望之至

答李贊宇

楊止庵之疏厭士人之宗羅近溪而深闢佛老以維吾儒甚嘉意也近溪之學亦有所得而不無擴洋其徒宗其所得足矣而并謷其所失以為是則誤矣止庵摘其失而不録其得則其徒將不服大抵理一而已矣而異者異之老異於佛佛異於老佛老異于儒而儒之中有蒼素雲泥不同者惟善學則視市井小兒之言與孔子合符何論二氏第有詑異其行泥滯其辭談無相而反有其相甚至削髪面壁合掌者謂色即空而又欲離一

切色甚至絶棄名教離父母親戚者其流多弊則彼固自異矣亦安得不異之夫反之心而然推之千萬人之心而同然不問其出於何氏無不可為訓者反之心而不然推之千萬人之心而不然亦不問其出于何氏無可為訓者若絶棄名教無禮樂綱常此則吾之心不然人之心亦不然空于渣滓邪穢而不空于綱常倫理此必人巳之心皆然者學者可知所從事矣疏内尚行尚言之分及謂不當任情執見賄賂干請黨同伐異則確

然之論世教所賴不淺使者催報卒卒答附以復惟年兄高見邃詣自有定論幸乞指教

又答李贊宇

夫道無之非是無人弗足講學以明道也士農工賈皆學道之人漁牧耕讀皆學道之事隆古無講學之名其人皆學故無名也國家以文學取士天下學校無慮千百章縫之士無慮萬億蓋令其日講所謂時習所謂孝弟所謂性命仁義而以淑其身待天下之用也乃人心不

古遂有口耳活套掇拾粉飾以為出身之媒師以是教
上以是取恬不為異非其質矣而于立身行政毫無干
涉于是君子厭薄其所為而聚徒講道人遂以道學目
之若以為另是一種豈不惑哉然講學之中亦或有言
然而行不然而藉是以干貴人捷仕徑者而其名為道
學也是有口耳活套之實而更美其名人誰能甘之則
羣起而相攻而講者益寡道益晦矣大抵所學出於實
則必闇然自修不論大節細行一一不肯放過雖力量

不同未必盡無疵而不自文以誤人也所學出於名則有張大其門面而于其生平未純處亦曲為言說而謂其為道夫叓之隘不害其清惠之不恭不害其和然亦何必曰此隘此不恭正道之所在而陋孔子于下風乎羅近溪逢人問道透徹心體豈不可尚而闊略處亦誠其病乃學者得其闊略以為可便其私也而或多不羈誠有如止庵疏所謂賄賂干請任情執見等說是其坐女子于懷而亂之而猶侈然薄魯男子不為也而可乎

但今因止庵之疏而遂禁其講是因噎廢食夫此學乃乾坤所由不毀何可一日廢也似更當推廣而俾千百學校億萬章縫無不講以及農工商賈無不講才是而其機則自上鼓之若得復辟名之典羅致四方道學儆程子學校之議布之天下以主道教於一切鄉學社學之衆漸次開發而申飭有位之士以興學明道為先圖其學則以躬行實踐為主隨其人之根基引之入道或直與天通或以人合天或直臻悟境或以修求悟夫天

人合一修悟非二合天而言人合悟而言修則淺矣近時學者知皆及此然言天矣而人尚未盡言悟矣而修且未能世豈有能致中而不能致和能正心而不能修身者哉則不可不戒也大抵果能合天則必益盡其人事果能真悟則必益盡其真修堯舜文王孔子何人也而兢兢業業望道未見徙義改過葢沒齒以之也苐淺陋不能窺道毫毛其於所謂人所謂修百孔千瘡故謬陳如此葢就弟根基云爾非所論大識見大造詣者也

惟年兄辱教之萬幸萬幸

答盧生守恭

遠承手教深感相念不忘也細讀佳詩更窺研究之力恨不得會聚商之生處淺昧無以相發明乃以原札致諸馮慕罔年兄蒙其往復訂正今俱録奉閱幸與同志裁思仍牖我之愚也祝祝慕罔第一書幷詩云讀盧生三教詩有感而賦曾向三家遍問津一源分派若燕秦到頭誰復論同異發軔先須識主賔好爲商王嗟故國

何妨周室數頑民千花共樹憑君賞李放桃枝豈是真盧生諸什具見雅志但三家宗同教異學者自孔門入則經世有用自仙釋入恐未得其精先得其䖏略故當辨之佛書云桃樹上不開李花安有混為一之理然誦帖括學干祿孔氏之異端也又不若二氏近理矣學孔惟明明德於天下自有終身不能盡者今俗學未見孔面無惑乎雜二氏也二氏好處乃孔家明德半面耳但識主賔不妨博採惟老公祖教之不類答書云細玩主

賔之說足爲指南不致眩他岐矣但此當遠寄盧生尚有可剖析者桃樹不開李花是矣然由老之虛由佛之無不可經世乎夫惟其爲桃故不能李吾不爲桃爲李何花不開孔子者非桃非李者也楊子爲我故不兼愛墨子兼愛故不爲我豈知能愛者方爲爲我能爲我方爲真愛彼其有所舉有所廢耳俗學未見孔面信然信然顧崇梵修以徼福利藉清空以排俗情侈高遠以便䟽縱此豈見佛面老面者耶破鏡非鏡明德有半面乎

文成公曰三教所差毫髮耳毫髮則千里也其差安在惟年兄指示弟與盧生共賴發蒙不盡慕罔第二書云辱教甚深殊用惕然思省昨詩及啓殊草草不暢謹述近日意見台臺細斧正之或問老佛虚無與吾儒同異王龍溪曰文成公有言老氏説到虚聖人豈得於虚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説到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老氏從養生上來佛氏從出離生死上來却在本體上加了些子意思便不是他虚無的本色吾人今日未

用眉眉在二氏身分上辨别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明白二氏毫釐始可得而辨耳京思從養生來者乃老氏恐人不向道始借長生引人即道家規中指南序亦曰示人廻光返照一法耳出離輪廻亦佛引人向道之意至虛無本色老佛却得之深原未嘗加了些子意思此與孔子原自無别即陽明此段議論猶是救學者非出本心秘語語因人變化各有當也陽明所得全自六祖來彼看到源頭處原無毫釐之差然如此說者為學

佛老而念頭少差者言非正指厥教主而言也如此則京可無說於盧生矣京所争者不在三家之心宗而在三家之教門吕東萊曰吾儒未嘗言空而空行乎其中空行乎其中乃心宗之同也未嘗言空乃教門之異也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以下則不可佛老專語上者也孔子不為也天下惟中人最多中人之學每每不得其精微先得其形似且就中人所得之形似較之學佛老者先謝事遠塵矣學孔子者先謹九容明五倫矣

謝事遠塵之人君親不得其奔走之力而九容謹五倫明即次賢拘格式下士假名義猶有勞於君親有利於民物也惟上智之士或由一而貫萬或自博而趨約千谿萬徑皆可適國不見孔教之為獨優二氏之為獨偏然上智世不一二即王龍溪在陽明弟子中最稱利根受圓通之教之益而不無圓通之害向使束於孔教致謹乎禮所成就當不止此而後學觀化當不至侈高遠以便疎縱如今日諸士所為也自佛入中國有竹林諸

賢以湯晉室有梁武宋徽諸君以湯列朝五帝三王制禮作樂以範圍天下之法一切解脫至於今禮壞樂崩古禮不復古樂不作其害不可勝嘆佛氏有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豈其不才如此惟彼西番原無中國文物學者一入其教不覺與之俱化假有童子於此教之曰手容恭足容重目容端頭容直彼立乎吾前儼然正人矣教之曰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彼承事親側藹然孝子矣孔子之教豈不萬萬賢於佛老哉京所爭者入門之塗

而已且如今乾坤何等時哉其下者瘠百姓以肥己是三教之罪人矣其賢者或拘孔子格式則夙夜在公履繩蹈矩省察克治此禪家不以為上乘而實社稷之柱石也或入佛老窠臼則通晝夜而惺惺齊人我而平等非不光明廣大然問之以朝廷之典章多所未諳問之以將吏之臧否多所未究隨波逐流認為無碍愛國勤民認為有著即千歲不化於國何益哉此皆從末流受敝之輕重以較最初立教之優劣寧為孔不為二氏也

莊子笑孔子取已陳芻狗教天下此正孔子苦心立教處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可者非不能也早使之知恐彼猖狂自恣矣子夏教人灑掃應對正下學上達法門種桃而桃種李而李不為桃不為李而無所不可為所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則忘言匪直不言同異矣望老公祖批駁數次開京恍惚之見示之至當之論幸甚不類答書云承教詳論三氏宗同教異并二氏流弊及儒教之益自是確論但教生於宗者

也宗同矣而教何以異文成謂毫髮之差固為學者然
既謂之差亦豈無說夫孔子根枝全樹而二氏據其根
者也孔子出世以經世而二氏出世者也枝不在根之
外經世不在出世之外安得謂之差然根也而無枝出
世也而無經世安得無差三教之說不知起自何人夫
道語其異不啻千萬故孔子之門自分四科何止於三
語其同亦一而已矣故途人之言無異孔子何得有三
教而至於三也吾儒之罪也譬彼文武原非兩途兩途

之分也文官之罪也又譬之漢高御宇一統中華昭烈偏安乃成鼎足夫論語二十篇言言仁命而記者曰罕言此言出而根與枝出世與經世始分矣夫道家長生而吾儒豈愛速死佛家出生死而吾儒豈宜沾滯避禪者如主翁私財自棄各房之物不敢道一空字溺禪者又若蕩子出逃仇視故土不肯道一實字俱執一之害也子夏教門人灑掃應對本自不差但下學上達孔子一口全道而小子聖人商賈分别子游能不疑乎竊謂

真老真佛生於今日果行其教自當不外於吾儒彼不可以可道可名自偏以空而不色自偏也真孔子生於今日必謹容明倫亦必一切解脱所謂大莫載小莫破庸德庸行無聲無臭一以貫之也以此為宗以此為教何如夫宗二氏者其心何心也合三教者其心亦何心也不可不察也夷之合墨儒而孟子亦不許則三教可易言合哉此尚望年兄細教以裨益生與盧生也慕罔第三書云來教云真老真佛生於今日果行其教自當

不外於吾儒真孔子生於今日必謹容明倫亦必一切解脫教而至於三也吾儒之罪也斯至言矣無容復贅敬謝教惟日體認之而已不類答書云昨侈口而談覬年兄砭正之也承諭甚媿夫論上見上容易隨落人故實體之為難體認二字敬佩謝并望督誨不一

與譚生大禮等兩會

惟天下治亂係之風俗風俗美惡係之教化風俗不教不善教化不講不行故不佞每懷教士民而不能也幸

多賢之識明足以明此教志定足以永此教心仁足以廣此教乃得興起雅會一講先聖之學而就中啓發不佞者實多且巨能不感乎仍望終相匡扶俾不隕墜則厚幸矣前時承同節手翰謂致書梁盛陽辯共發編語呵呵陽明之良知甘泉之體認大君子之言世之辯者尚未息喙我輩區區曾不出先賢之唾棄乃至相辯耶令大方聞之當絶倒矣再勿乃爾又致疑於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謂看未發之氣象於已發此以事証心之

意所見亦是然所謂看未發者原非分為兩截事第令人考其源頭耳得其源頭豈與支流為二乎即如未發本無喜本無怒而有所喜怒也何為故有所非和即非中也無心為中乃為和也心不可以有無言則未發已發自非兩氣象但求之已發不如求之於未發為得其要領也且其語氣原自明顯曰未發之謂中看未發作何氣象欲人識得中而已矣近不佞對李松廳座師論靜書語頗類此令録商之李座師來書云學問落脚工

夫自止靜中得之先儒所謂看未發時氣象與靜中養出端倪者似落第二義不佞報書云夫靜者萬化之根也終日視而目常靜終日言而口常靜乾行不息而天常靜酬酢萬變而心常靜是即中庸所謂中孔子所以無意必固我孟子所以不動心率是物也周子得之故曰聖人主靜靜之一語豈啻落脚工夫究竟當不越此延平白沙所謂靜中則以時言非靜根之靜也然所謂觀未發氣象者亦謂中之體靜本無喜怒本無哀樂故

雖終日喜怒哀樂而不以我是謂動不離靜和不離中則未發已發豈二氣象哉所謂養出端倪者亦謂收攝精神靜根萌見乃可以披露全體復還大始顧端倪全體自非兩截也二儒之說似因擾擾塵喧者心常紛亂故令其靜中體認本真耳云云同節尚與諸賢裁思當有以教我會中近時人數及有無進益俱寄字以慰懸望諸友一一道意并致泰州王子不盡

復賈泰巖

前承老年丈大教俱近裡着己之談年來僅聞此耳謹
拜謝弟竊睹講學者研註脚之纖毫辯門户之同異高
入無際深入無極語竟日不了及對景實行又大謬不
然者竊惑之噤不敢發聲承老年丈教言乃知道學自
有在也弟亦竊謂學不在高遠即若論語中自頭一句
起但行得一句生平之事畢矣又不然俱任心以行心
所羞耻者不為生平之事畢矣老年丈以為然否弟為
有司日貿貿風塵中尚有可羞可耻之事或忍心為之

假若查盤處或據人虛文以了前件又或奉上司命令那移日月實憧憧不寧不知老年丈當此作何如處將徑情直行毫不假借耶抑委曲遷就以為此小節不足拘泥耶夫枉尺直尋亦委曲之流弊耳一字不實將不謂之枉其心乎幸惟老年丈賜教顧年兄過淮命弟致書老年丈附言請教惟垂示不一

復馮慕岡

湖廣用武之地西連蜀番多土司北連河陜多游民東

竝江西有陳友諒之遺孽有鄱陽湖之羣盜中原有事此亦喫緊處也年兄分巡則當逐地廵行考察官吏上城操練與按臺一體江北惟帶溪曲公如此弟以為得體然必獎率府州縣實心為民事事修舉僅廵行以考其成而已則學校倉庾阡陌孤貧鄉約無不在所廵之中然跟隨官吏人食二雞子百姓亦將椎骨故省事之為急也嘗謂古人省事今人多事古天子巡狩今按臺不能徧巡則亦民之苦繁苛也弟愚不能裨益遵原劄

登答於後外具興革録二冊奉覽此有司事與風憲不同然有司一切收放買辦掛搭濫税殘害之弊略載一二亦所當知而類推也諸容面悉

事上　有依阿者有徑情者依阿者固不足論其徑情亦無以濟事必也正而和直而敬其庶乎

接下　有崖岸者情意不通有扶同者法紀不肅有辭怨辭難而俾下官仕之者有炎涼其態而俾鄉貢奪氣者有囁嚅含糊而俾人揣摩者俱積習之害也則正大

光明方嚴真懇而已矣其吏快各役則最難以息其奸闌其良則亦不假以權不憑其言文書經目事干陵人責法者必罪已耳

練兵　兵無實數士無實藝操無實益非旦夕矣必以漸整刷之設法點查閒取比試第會於操畢收營之際人給一帖遂查出空名數百又嘗於過堂之時忽試數人遂得其不能之實又嘗欲令衆兵出城百十里演埋伏及丘陵水澤之陣若常如此庶可一變然激勵將官

則其本也隆其體貌不折辱之嚴其法令不姑息之

製器修城　製器價多則委官尅落少則器不精然雖少亦尅修城亦然俱委官大利益也嘗見費銀萬千毫不足藉則亦不躬不親不如其家事可恨之甚儻貶其威重親臨省試當不至此至於收藏弓矢堆積濕地刀鎗鐵蝕不加指磨累沙泥以增濠沙墜而濠復平城垣小壞不修久乃大估十金買馬忽稱老瘦變價不及一二金有實政者自不如是

弭盜　民饑寒乃為盜此不俟論然使縣捕官巡其一縣府捕官總巡之盜何從生今則捕官不出庭戶兵壯高臥其家盜之縱横何怪其然江北河下弟嘗具哨船設兵巡邏鼓砲相聞惜乎其無實行也保甲之法甚善然非良有司行之亦祇增一番擾耳至於囹圄近亦弛玩不可不謹也

息訟　刁民之誣告也明知其不能直特欲牽害耳若被告不至於害彼何利而為之其被告之害則追呼之

擾也婦女之出也歲月之延也貪汚之取也其良有司自不至此弟常不問人罪人亦少告狀久則狀辭不文問之其訟師行矣誣告必反坐此正條也然准狀既多則不勝其反故少准之為優也大抵教行則訟失媿為人上之責也

賢否　賢否最不易知勢必假於人此人非賢者不肯言其言亦不實則識拔賢者開誠以問之可也大抵有司之才能一露於言動再露於辭詳吾再或背審告狀

等人以探之詢於有行之鄉紳參諸各官之評揭亦自有難掩者然知之不若教之其教之法則善言勉諭設法查考使之不肯為惡不敢為惡可也楮愛老以辭詳觀有司劉晉老雖小官必與言俱可法也

復蘇彌垣

承命開赴任太守事宜謹據見聞謬列上呈惟年丈裁奪

一同僚差人下書迎接發迴書有禮則收之

一州縣差人迎接送禮其禮發廻不收或發一廻帖加副啟或以無大封筒但發批若有順人發一票免接免送禮更便其舊規應用夫馬不在此論

一接到人夫酌量留者留先發者先發命吏房開一切見上接下待士夫各儀注仍須審問慮其或不確也

一入境即係屬縣亦不行香講書以未到任也其縣官既見過免其赴府叅謁

一凡將見境内一切院道部將領等衙門俱細問舊規

一到任畢即命遠來州縣迴免其伺候行香仍分付勵精相成省約相諒之意或仍令候行香亦可

一開示門牌查取舊案參以意見及曉諭屬官吏書及下民等告示斟酌行之其馬票另刻

一一切賀禮不收其同僚公下程收之其贄禮酌換答之

一初政寧緩勿急寧細勿踈

一遇左右以嚴肅為主

一清查未完以後時時留意總置一簿

一投上司公文必過目雖下程等項亦間一視

一待同僚屬吏不論科貢俱一律

一革弊以漸

一清免一切繁事勿以事小而忽之辟如投結狀之類何益

一衙門令嚴靜其倉庫牢獄養濟院等有關係者俱一閲

一士夫投書囑託勿曲徇勿峻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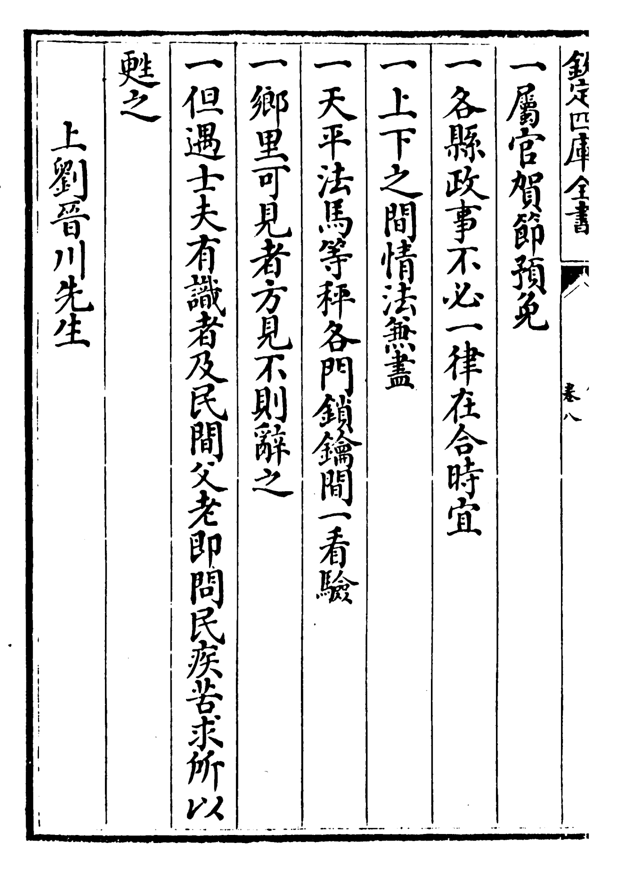
一非甚緊急不差人下州縣

一優禮過客

一一切以便民為主初到必多勸化懇惻言語亦間行威嚴

一一切以速為貴其忽忙旁午之中留心防欺

一屬官於言動得其近似公移得其大槩密訪民情當無逃者


一屬官賀節預免
一各縣政事不必一律在合時宜
一上下之間情法無盡
一天平法馬等秤各門鎖鑰間一看驗
一鄉里可見者方見不則辭之
一但遇士夫有識者及民間父老即問民疾苦求所以甦之

上劉晉川先生

前承台臺大敎歸而體究惛懵無進祇覺多過耳今開

欵請敎惟乞垂示可勝傾仰之至

一研究道理費一番思索或稍露端緒而此夜夢寐反

不安果思索非乎亦所露僅成見解終非知體耳如何

而可

一是非毁譽到前每凝定以處之以冀不動然兩腋傍

兩耳根津津氣上則氣自動矣此時欲收攝已成強制

矣如何而可

一行取報到不作張皇喜態然思之非也賢才向用何分人已因取我而作漠然之狀是有我也何不以人視我則其態出於做作非中節之情矣如何而可

一嘗見途次搢紳以夾板運書籍示人以非貨也斯不流於好名乎若徑以箱籠運之連綿多擯遇人謂是金是玉恐隠微之閒亦不能勝也如何而可

簡劉朴菴

馬少軒兄天分身絶生平無誑言無愁色無機心其五

內坦坦外露少有志伊傅周召之業復欲窮濂洛關閩之學其下者亦欲追韓范富歐藉令得聖人為之依歸所就當不可量乃弟先其一科登榜君易衣同其弟入宴觀盛事忘其我矣既與諸弟析爨少所取則筮仕廣文為祿仕計弟子員遇汴於京邸嘖嘖嘆服不容口教化可知矣既成進士偶以假寐候其座主獨遲同事者教以託辭則笑而謝之竟直述假寐狀座主異之居常慨然思有所建樹於世天不假年何哉至今搢紳有聞

汴之良友必屈指少軒不能以既死而忘之誠重之也憶數年前談海内高士者晉中少軒朴菴山東李惟青今少軒惟青乃俱去傷哉然則銘少軒之墓者非朴菴其誰焉

復瞿慕川

于汴最庸陋然聞海内高賢則精神歸往不能遏止或不蒙棄斥立之宇下得承一二謦欬則喜躍以為不世之遭也向者江右之役李㰚山先生顧我於棘院繼謁

張斗津先生朱守約先生於其廬已而陟匡廬讀陽明
先生遺咏遊白鹿洞想朱陸二先生之高致既過大江
肅謁先生而閽者不我拒而道駕復枉顧於寓邸纚纚
深談細入無垠博極無際于汴數年傾仰一旦躬逢顧
不快哉別後拜闕里廟墓登泰岱萬山撮土耳觀日之
出奇狀難喻昔人云死生猶晝夜世人未知深信儻於
日觀峯頭指點便自親切以上俱茲役所獲奉告以自
慶云尊諭當大興教化誠然誠然世道非教化何所不

至哉張方伯夙聞其人陳令尹幸一晤接史直指雅重
先生固當爾爾敬義堂扁向者鄒茂才相約渠至南都
徑求善書者書之即列敝衙寄上何渠猶未就也禮樂
考序當托周郇野寄奉請教尊體既逹和馮兄之弔可
緩勞困跋涉亦非馮兄意也陳君廻任正值計客紛集
匆冗之際草率報候伏望垂鑒

仰節堂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仰節堂集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羅應台

仰節堂集卷九

明 曹于汴 撰

尺牘

復馮慕岡

承手教示以知人之方及州縣賢者敬謝指示河淮大工人力已用什七八淮口青黄頓分壽伍之間無水亦明效也乃貴鄉猶有遺議至畫積水圖以動觀者謂祖

陵之水未消高堰猶然為梗也此其見稍偏淮揚之人折之曰彼援祖陵為辭耳此其見亦偏泗人不以祖陵為言誰問泗者淮揚之言不信於盱泗疑其偏也盱泗之言不信于淮揚亦疑其偏也故君子大公無我泗人淮人何異焉然則高堰可折乎曰折則不利於淮揚亦不利於盱泗不折則遺害於盱泗亦遺害於淮揚何也巨浸茫茫一旦決之淮揚且為壑淮水南行失其故道清口將為陵運道中隔入海入江無途則壅緩如故豈

有加於清口之宣洩哉此所謂折之兩不利也堰障而
水聚泗盱實受其禍川壅而潰淮禍更慘此所謂不折
兩遺害也為今之計則有料理黄壩新河加隄防決俾
不壅淤永成順流歲闢清口盡此積沙而後已去年闢
七十丈矣多多益善他日淮水将不及高堰之下焉能
為有亡哉大抵淮黄至此俱稱尾閭而顧此顧彼關係
重大誠難為力當事者當無忘今之大工不則無以勵
人心而集羣力諸有司當不以為勞而益用勵勸若治

其家積水然則事濟矣其相機相地營度事宜在主者為之又新河下流有數決口聞所決籍家河深闊可以成渠下海不妨因而順之但期於水之有歸在此猶在彼耳他如蕭豐之上黄水出黄堌者十之六七徐呂之間淺且膠舟儻一旦全從運道不通且逼近祖陵肘腋不可不慮此亦一喫緊事也弟今寓徐老年丈何日可至容一晤請益也

復馮憲卿

泰州為心齋先生之里遺風未央唐先生闡其教王生
繩其武以門下之英翩遊其地與諸賢相切劘千古事
業端在此矣近得同節書舉門下所謂無天無人自在
之說相質正夫此實太虛本體顧實際何如耳得今翰
乃知有為而發門下固求實際者非茫茫空蕩者比矣
根心之說亦是此意誠得學問頭腦孟子曰根於心施
於四體四體不喻心於何有故曰一正百正百正一正
一亦心也百亦心也門下與同節探討精進其謂之何

承教高趙葉丁梁潘王等及令弟諸友力學可喜可羡世教當終賴之惟一一致意并致意唐先生及王生不佞孤陋荒廢幸相扶持不盡

簡晉栢陽

春闈後讀老年丈佳卷謂當九萬圖南也不意仍遲一科天所以厚其詣大其發也然在兄在弟亦何殊異哉朝廷用士將以勞之辟如一大擔長兄先荷之弟且就逸然終有一勞耳聞年丈發憤益力更卜遠到但不知

所學者博一進士而已耶士為秀才則忘其為童生不知秀才之榮也為春元則忘其為秀才不知春元之榮也為進士亦然科名到手便成見在種種責任方費料理君王如天兆民如嬰國事如毛小人如鬼衆口如酷吏青史如地獄豐勳宏聲言何容易不為之奚取爾也弟為窮秀才食粗醉濁殊無苦一行作吏畢畢無樹居常點檢汗顏欲淚髮鬚為白則不學無術不預之過也年丈燈窓多暇早備為妙弟辱知愛乃瑣談若是然亦

知年丈他日不至如弟之不預也諸惟鑒炤二兄四兄致意不一

復潘生以忠

韓侯解入刻足㨿千古乃不佞荒言亦附不朽幸甚媿甚門下主張會事條理精詳更用羨藉士君子達則行道濟時處則明學善俗莫非政也書曰敬敷五教在寛寛則涵之以養需之以漸造之以器無大無小使其樂為之日遷善而不自知然有身教有言教身教者樹之

以表先之以勞使其觀感而自化言教者呼其瞶發其
矇警其怠鼓其奮彼方銳於善不妨以直彼若若於教
不妨以婉諱其過使其可改揚其善使其更進大要於
事親從兄親戚朋友飲食衣服耕讀交易行坐言笑之
間不背天理而止矣語云教亦多術又曰成物以智孟
子好貨好色之對最善成物者也孔子以無違告樊遲
以鳴鼓而攻命小子成物不倦者也諸惟類推不佞拭
目以觀化成之美矣會中不暇一一惟遍致意爲望

簡譚同節

元友到得手劄欲卜諸夢寐夢而不夢及欲念念通人以驗息息在道俱高遼之思也然不佞竊謂夢可卜也可俟也不可為也工夫自在夢前耳念念通人亦可卜也可俟也不可為也修道如決淤淤盡而萬川滙一不淤之決而欲通衆流此海若之所咲也故曰剖破藩籬即大家工夫在為大家之前耳才覺通人便屬爾我此豈可措手哉冒謬之談無足採録但不可虛遠問乃爾

不佞不學作詩然或自病自呻遂成小語無足觀也洙泗考畧轉致一儒者其言亦有異同然人各有見亦未爲碍候全刻再與之議惟鑒

復鮑君傑

賢友以上乘相問甚嘉意也一向布施濟人而上乘即在此中不在此外但自思量其一切布施有望報之心否要人知而稱譽之否其或人不知人不感亦懊悔否行此善事亦頗自負否及見人有德色否有一於此雖

鑿產濟人亦落最下若無此等心便是最上乘也又施財亦須分辨有厚薄有緩急其中當施不當施當多當寡俱有天然之則若合於此雖不施亦為上乘若不合於此雖鑿產與人亦落最下惟君傑講求體認之新堤建閘極妙得會簿見會會有人不佞喜不自勝此諸賢維持之力也不盡

復譚同節

遠辱佳詩又相質疑幸感幸感不佞處紙謬之見無以

相發也乃以來翰求馮年兄慕岡答之今具於後馮兄之意大抵謂近時學問非以舉業規名利則習禪圖自在二者俱非也學者惟從事五經六藝實體實用乃為聖學惟同節共諸友留心體貼可也共發語向承梁子晉及李明晦俱有批竄待從容商量削正前囑勿傳布者正謂此耳貴鄉少雨可慮會中不皇一一惟致意來問云葉中興言性體常定不因怒遷不因過貳梁兆明言怒即是性過即是性云云慕岡曰怒能觀理故不遷

過能復善故不貳過即性謬矣不因過貳亦無必復於無過之意習禪說談本體與好學不相應來問云大禮兩會汾兆明於祠下明日昨會子似色喜今似色愠何也禮曰窺及當下即了不覺喜恐終身不了不覺愠云慕岡曰終身無日無當下了當下盡之矣或喜或愠乃所值不同當下順應應之得宜乃謂之了空蕩非了手來問云馮世明自泰回謂予近月以來只覺自在無天無人無有為而為無無為而為大禮曰名利心不可

有為國為民心不可無不可有要做聖人之心須做此不要聖人之心云云慕岡曰喜自在便是禪病常戒慎方是聖學一日十二時中宜動則動宜止則止宜語則語宜默則默皆出乎自然如賊至則剿除之賊不至相安無事有無兩字皆下不得要不要皆說不得來問云江淮言性無生死能生死一切大禮曰性何生何死何是非成敗而世有以此對待者人為之也識神所緼而性體初無之也云云慕岡曰性渾然自有條理對待非

人為也識神即性不可看體用為兩來問云趙有年謂人之學晝觀妻子夜卜夢寐大禮曰夢乃識神非性真也本性真體無夢也禮每悚惕於此旦必告天冀上天之天開聰明之天云云慕岡曰動靜云為只循天理則妻子自化夢寐自靈必欲分別識與性却是痴人說夢扇搖則有風扇大則風大風非扇有乎知扇則知性何必苦苦求上天要了生死即是妄想妄想陋識也來問云紕越謂我一生作功德事間此外有上乘工夫大禮

曰根在性命則為上乘世人剽古人麈言竇而含之空有大言反不如實布云云慕罔曰有餘則推之無人德我之望此即上乘惡古人麈言恐為餓夫須因言得意推以布施來問云先生翰示曰更得如張三光輩童生十數人教以五經正義以延道脉云云慕罔曰五經之學破今世之弊習本生前面為禪說牽纏縱說得天花亂墜止做得一和尚後條宗五經之教厭科舉之習乃透乎道矣五經體認得透則禪說不攻自破馮凡諸說

俱係實地工夫非空蕩者比大抵古人近思今人遠思古人勉不足今人盡有餘中庸不可能所由忽跬步而騖千里也孔顔傳心在四勿惟諸友熟思之

復趙乾所

承教以一念不起為安身立命自是至言亦自是究竟弟向為鼔譟諸生而發亦第謂其不知於道理着脚耳但於名利營營耳危其身棄其命而已矣然淺言之則多行不義固非安身立命深言之則行一不義而得天

下遯世不見知而悔亦非安身立命也身為何物也七尺云乎哉命為何物三寸氣在云乎哉知身則能安身知命則能安命故進學在致知人何嘗無知敵之者暗鏡何嘗不明垢之者昏致知者復其知而已矣有饒十間門面者夜不能寤晝不能食忽而知有廣居天樣大也粲然一笑遺其所爭如糠粃今世士子錮於習染了不知有至大者在而謂功名富貴可以置身其間至榮至艷豈非置夜光之珠於塵穢哉何啻鏡之蒙垢何得

不昏諸醜不覺至於鼓譟視若極得意事矣可怪也一念不起者止也常止則常知常知則常止止者默乎知者識乎默者直向内而已謬談如斯惟老年丈高明裁正焉幸甚

復婺源趙大尹青石

恭承翰教亹亹真切仰窺深造來諭真心不鑿智故不設便自反無愧誠哉是言古聖人亦奚加此但士人或以非心為心以不真為真故或以負心為不負耳夫果

真心不鑿以迹而晦何妨亦不云以仁得過矣非不得過不見其以仁得過而惟見我之未仁也故視世路常坦不見夫有羊腸也者又安見有嶮巇之甚者乎是以君子戒慎恐懼俾真心之不鑿真心在我如安輿如巨艦渡山浮海如履平地奚嶮焉夫不見世之嶮也庶其仁乎不佞與門下無半面之晤輒敢喋喋如此惟是莊誦教言非尋常竿牘之語不覺傾吐其愚冀獲砭正開我蓬塞

復李肖溪

札談諄亹良愜私懷齒及荒序更令人愧雖然所云月異歲不同道無盡也孔子十五固已頓異豈俟十年一異哉其曰一日克復又甚直截如此不佞迂闇之質當此衰暮之年於世無當自忖未能有為謬叨起數已走力齋疏叩閽告休尚未得報辱奬借逾涯非所能荷又來翰謂因論水之清濁而或者謂水性不同且謂人性不同竊謂水之性一而已人之性亦一而已水經鹵而

鹹經硫而温鹵硫不同水未嘗不同也頗似人身衣錦則煖衣蘆則寒豈原有寒煖之身乎性非氣質不載人人有氣質人人有性氣質雜揉於五行不可勝算而性無有異以氣質之性義理之性雙提並論似有不必執氣質而疑性尤屬不可如金在礦砂砂有重輕金有隐現而金奚殊焉又頗如夜光之珠函於紗縠之中則氣質清者類是函於布楮之中則氣質濁者類是而珠何不同之有孔子曰性相近相近二字對相遠而言亦聖

人口氣之婉也非謂有不同也今只論有無而已向行道之人語之曰聖人有性衆人無性定不以為然既已有矣一粒即全丹也一隙即全明也一息即千古也烏能以為有不同乎吁性之不明盡性者寡也儻不之求盡乎即喋喋於同異吾輩亦漫談耳鄙見未知是否

讚

孔子手書讚

道洩先天羲皇一畫累牘連篇靡軼於閾尼山六籍萬

載章程矧遺手筆不寶如璜士也㩦觚欽其手法士也希聖遵其心法心法伊何罔越於正昔賢有言心正筆正

孔子手植檜讃

尼聖植教萬古常存尼聖植檜亦萬古常存教之興替世運攸繫檜之榮枯亦世運攸繫教繫於世是或可知也檜繫於世是不可知也聖不可知之謂神惟不可知斯為聖神

陳楚英先生像讚

壁立修容雹翁僂瞳寒鐵生風望之心折對之僂躬是忠烈孫公乎忠節許公乎抑忠愍楊公乎或告我曰貌未必同貌不同而浩氣同不畏强禦同不怖死同不死同扶持國法如山同憲百世而起萎薾同嗚呼三公其公公其三公

古人云死生大矣然則得失升沉其小者也先生執法忤權之死不怵不揺於大何論其小世人且勿揺

於小耳浮名細利輒憧憧而曰我可以死其然乎余

既讚先生因三嘆附此

慕岡先生像讚

形䰟有徃丹青寫神衆皆曰玆殊未肖而余視之若真憂時之色可掬凝道之思猶存倏𢘑𢘑以如秋倏藹藹以如春豈先生之精隨余之目以聚余將見於羹墻况其峩冠而垂紳謂先生為既歿余之失此友也則亦淺之乎其論斯人

自題小像

畫成自顧為之莞爾吾不期汝鬚麗亦爾將草木同腐耶不當其爾

四句七又題小像

慈其為爾也乎其非爾也乎爾若斯已乎其不若斯已乎爾不既皓然乎爾不睹乎

銘

素帳銘長至前題

采帳過華余厭其靡青帳近闇簡帙鮮窺乃素其帳芸窓是宜旭日相滉洞若玻璃端居草榻黃卷任披搜羅彙品宜契軒羲闇則為陰明為陽相陽德光明君子所尚表裏瑩然無人我障纖私匪匿八荒同曠似啟重門千目憑望有坦然心無厭然狀適茲在茲余省余衷儻有微翳蕩以勁風晶晶朗朗如彼太空乾元用九是欽是崇惟乾之九肇於潛龍浮情憍氣敢不磨礱乾乾惕若明示要功聖言如蔡萬古開蒙履長期屆一陽遍通

復兮防剥維陽是洪乃敬銘此用借檢躬

仰節堂集卷九

仰節堂集卷十

明　曹于汴　撰

表策

擬史臣欽承上命重録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進呈表萬歷三十四年江西程

嘉靖二十四年某月日具官臣某等欽奉上命重録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恭進者伏以貽謀鳳藻揭道統於

穹霄繩武鴻編印眞傳於正脉幸寓管中之目竊窺言外之心丕顯其文大成之集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竊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聖以斯文立之極天則涵於渾沌而耀之玄黄聖則卦肇羲圖而中傳堯命或道在而位亦在四代揚其芬或言行而道亦行六經振其響自絶續罕聞於扆㡉而微言僅守於儒紳雖江河之逝如斯然蹊逕之紛亦眩大晦之後必有大明聖統之垂自歸聖祖方規恢於機務輒揮灑之淋漓頃刻烟雲片語

羣工誰贊縱横球壁十行萬里皆驚不知者謂講藝投戈猶嫺文墨其知者謂秉時御籙合奉章程孰識其包乾元坤始於胸中運月窟天根於筆下三五代以前之作者二千年未有之聖人七曜森羅固難於殫述一毛絢彩請舉其大都如云以神役心以心役神而辨繭絲者非細如云軀以神脩神以軀使而戒狼疾者遜精如云非心不道道本無心而世猥判之為兩如云以學為本以操為輔而衆胡漫爾無分如云體之無上守之無

為而求道求覺近在眉睫如云相之非相體之非體而執有執無遠隔丘山彼叔季之君豈乏耽文鮮登津筏故辭章之富雖堪折軸不類分毫真萬派之崑崙為羣言之溟渤當年學士以周鼎喻古喬嶽喻高頌天者殆不可名惟我文皇謂天地之心帝王之度知父者果莫如子恭惟皇帝陛下離照重華賁文成化聖作物覩決諸河瀆之清業繼統承揆以庭幃之孝敬與一挈其綱領直擬商盤箴有五剖厥精微洞開孔室纍者訓録告

成鼇禁而絲綸復下鸞坡由列廟之典章迄昔人之經
史鉛槧仍分乎秦韻牙籤再貯之奎垣蓋取鑑於前徽
亦式昭乎家法臣等首誦高皇之製足徵大道之彰恍
瞻初日之光乍醒半生之夢千年緑字爛爛於今萬古
玄珠的的在是因思廟廊之上奚羨酉巖汲冢成憲遵
而有餘簪珮之中何須堅白異同聖學由來自炳法其
德則道凝師其人乃政舉如履冰以饗帝則百神用歆
戴星而臨朝則庶事靡脞賞功官德則尸素之風銷赤

子蒼生則陳紅之積裕三條興教不殊雨化之育焱五事從戎安用雲飛而思猛仁以執法則貫宿斂芒制囹飾華則夏宫竝儉信乎大事小事由之而美存不忘率之而過寡謹用辨其魚豕一宵頓映藜輝襲以緗五位儼陳著卜詎但藏之中秘周室永念儀刑抑將見諸躬行漢家自有制度伏願懋始終之典學謹陟降以紹庭㢢履經筵爲韋爲弦命朝朝進講章繼學子歸極會極令在在闡揚道坦坦而周行寧誼祖德統綿綿

而世行永眞皇圖臣等云云以聞

薦舉策 丙午江西程

夫創業之主閱歷久而至理瑩操慮深而廣智出其意不可湮也其制不可闕也然或存其制失其意制存若外塗意去若中蠹天下乃病其制而其意晦又或制有所偏存有所偏廢存者遜于衆志而未必可獨因廢者逆於衆志而未必可獨革天下乃不識其制而意更晦願治者思其初意還其初制轉衰而盛之善物也繄我

皇朝制度宏備學宫屋比矜章之士不可勝計若曰三代之學以明倫也君子之學以致道也初意如是官聯棊布簪笏之臣亦不可勝計若曰君之立官以為民也君子之仕以行義也初意如是第今之從學從政者可慼焉總角之子甫入鄉塾授以孝經似當講唯諾疾徐之節矣然其家謂此子業儒門户攸資其父負戴於路子可不問其師誘之勤習動稱華膴蒙泉不亦濁乎是入小學之日即亂小學之日也既進膠庠對越尼父所

宜辨明新之工夫別義利之輕重躬學躬習躬悅躬樂試則敷其所得於文仕則達其所文於政耳顧廣求帖括日工雕繪袒裼而玩齊明之句離親而誦遠遊之章書自書人自人曾不思國家何賴於我而窮年作養且薪櫄之録也是入大學之日即亂大學之日也及其致身科名邑里交慶而或乃謂棟楹宜拓食奉宜華址併鄉鄰利呑都市猙獰僕從囂嚅公庭賀者在閭詛者盈衢渠方誇詡謂兀兀積學竟抵於成夫學之成也謂道

明德立豈以温飽豪侈謂之成乎是學成之日即學敗之日也昔人學古將以入官學如漱帚仕將焉藉乎自非抱明穎之資保渾樸之禀操刀而輒善割居今而思企古用能巍樹迮時之勛光映名臣之録稍不檢飭風靡波蕩蓋亦不鮮矣每見初通仕籍問土地之肥瘠訪彌縫之世套罕有感主恩之難報懼民隐之難瘳者而又吏胥逢以故習家人憎其獨潔則謂汶汶之榮享也桓桓之逞臆也容容之固位也炫炫之博稱也閔閔之

趍時也詎以四境為家而不廣其百年難保之家以萬姓為子而不私其潲籭不守之子醜莫醜於厚獲悔莫悔於負時其毋謬遠矣有良牧焉聽斷明訟讞息催科善逋負充酬應周遠邇悅賢聲勃起何於家給人足禮備樂和仁漸義摩遜之為未遑瞯焉若畀任豈簿書期會遂為盡職是似近而猶遠也其或阨於下僚沈於冷署長日咄咄罔可事事第抱關亦有常業秉田要在茁長果可僅擁虛器鎖局養時則居卑而闇其體也卑者

以一身為廉而尊者以衆廉為廉卑者以一署為理而尊者以衆理為理若不問其職細職巨職綱職紀職近職遠自廉自理而已則居尊而闇其體也諸如此類治胡以興豈皇祖之初意哉蓋建學者制也而意不在春華之飾任官者制也而意不在虛文之蒙然採春華者擬科而責秋實於素日必不得之數也拔虛文以登雋而試實政於他年亦必不得之數也我皇祖立法創制殫竭睿思豈其慮不及此嗟乎皇祖籌之審矣誠知制

科掄文非可專恃而薦舉辟召章章可鏡也龍興草昧之初宏張羅網豹隱蒿萊之彦俱荷玄黄則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聰明正直才識兼人諸科其所重者薦而徵之不欲其試而媒之也旁求之使四出勸駕之章日至禮賢之館濟濟髦儒金馬之門彬彬耆碩繼雖例科頒式而乍行乍輟雖三途並進而薦舉居先由癸丑以及癸酉猶綸音之屢播焉大抵鄭重端良之英非薄辭章之士故大儒接踵名世比肩淳龎僩皡之治盛於洪

武之間迨後科舉漸重既明示以右文科獨重甲更右文之大過薦舉乃止衆乃不尚德而深計之臣不忘建白或曠時一舉則海内以為美談士林以為芳韻四方無論試論江右遠歳無論試論近年則薦徵之典吳臨川而後猶及於新城之鄧安福之劉南昌之章四君子者學足明先王之道才可裕應世之猷或詣深為粹品或調高多偉行雖雌黄之口善善不長不免厚責副於盛名窮索瘢於洗垢獨計其志存於道乎亦庶幾得學

之所在而不僅以獵榮為學矣向使顯用其身展抒其
抱隨其根器不必於建樹之皆同宜將有所自效裨補
於天下非聊且於充位徒以逐世而已矣但世方竽之
好誰復瑟之問故令其鴻冥之遠飄然鷺序之外耳儻
申明典制俾内外當事之人傅詢推薦或馳使徵聘或
有司敦遣與制科之士相兼並任有數善焉上之所好
靡不象指上好以文乃極風雲之變態上好以行寧無
滐滌之深功響應必捷善良必衆其善一肇悅之工原

不益成敗之數故朝登仕版暮可弁髦業以行收烏容
捐棄棄則立露其短其善二與其糊名易書以下求上
孰若懷瑾握瑜以上求下既無枉已之風可致正人之
效其善三先資在藻麗則拾人之瀋爍於筆楮間足矣
月旦在真修而可竊人之行為已之行乎縱令其行然
而心不然猶愈於無其行者其善四父母無不愛子者
操觚足以梯榮故驅之攻苦以冀通顯修身可以儋爵
誰肯不教之孝義於家甘令惰窳尤足基化也其善五

吾伊業舉者方組其言道德禔躬者則繕其性一實一浮如蓬在麻孰無本心不趨於實其善六文士逢時多恣睢之狀端人在列必矩矱之遵準則植焉清議明焉黜陟行焉可以丕變其善七其藝校之司衡其政計之銓吏不相蒙也雖有不肖主者借口爲其行而行不副何說之辭嚴行連坐之條誰敢不慎其舉其善八士非科目不進而樸茂不華者終成淪落薦舉既行杞梓皮革之良廣搜並畜野無遺賢其善九行之既久人有君

子之行户有可封之俗可以一復成周三物之舊其善十此非肇為之説也祖制所垂也祖意所重也百年之錮習一新四海之人心俱挽居學校則明經修行何但文為服官僚則濟世安民原有實詣一舉而三舉一爍而三爍者也不然望士學之正日考校焉祇精其技耳求吏治之興日督過焉祇理其末耳雖家置一鐸歲一大計胡可得哉

仁體箴丙午 江西程

仁人之用仁舉諸我以加諸彼乎曰非然也有彼我則有封域有封域則有急緩有急緩則有校量其卑者易入於納交聲譽之僞其高者亦回而不直涬而不粹暫而不恒虧而不满夫湛然而仁具油然而仁興奚暇校量哉昔先哲之談仁也曰仁心之德也而泥之者乃於心之内更求德焉非德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心矣不知心焉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而泥之者乃於仁之内更求心焉非心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人

矣不知人焉知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仁而不言心嘻至矣若理若氣若形若性若身若心貫通矣渾合矣吾以七尺之軀四體五官成其為人而仁固即此而在烏能使不仁加之顱所謂人者七尺而已耶四體而已耶五官而已耶一膜之外何與我哉非孔子之所謂人也故曰中國一人率土而居皆人也皆一人也辟如毛髮繽繽紛紛聯為一身然則圓首象天者方趾象地者同七尺者同四體者同五官者固一人也莫高莫深有知無

知竒形異狀曾可謂一人哉亦非孔子之所謂人也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噫詳矣天若彼其穹窿不可極也吾之體亦穹窿不可極地若彼其遼沓不可竟也吾之體亦遼沓不可竟萬物若彼其纎巨不可紀也吾之體亦纎巨不可紀天不二於地地不二於天天地不二於萬物天地萬物不二於我試喻之惟兄與弟共胞而生誰不謂一體乎天之生亦有自地之生亦有自萬物之生亦有自生天者誰生地者誰生萬物者誰豈

其有生天者有生地者有生萬有不齊之物者若是乎尸之者之衆必不然矣天也地也萬有不齊之物也我也其生之所自一也鴻濛未闢之始有合而無分形象既判之後似分而實合不覩夫一氣氤氲亙於六宇天運於是地處於是物生於是萬相呼也萬相吸也萬相屈也萬相伸也萬相卷也萬相舒也有其吸也必有來也來於何所有其呼也必有往也往於何所謂我之一呼一吸不與天地萬物之氣相來往而與穹窿遼𡨋繼

巨不可紀之處有毫芒之間可乎哉故靈明各具天不獨豐人不獨嗇人不獨得物不獨闕其中通也一陰乍動一陽來復倏忽彌漫周於天地貫於萬物亦其中通也疾痾痛癢相連相關不但父母兄弟推之一切莫不皆然亦以其中通也而或者乃曰母齧子痛則常聞之焉有物痛而亦痛嗟乎母齧子痛世未必皆其人也然則父母非一體耶此其體之木也木則無不木也不木則無所木也入其室父母兄弟環向而處不知其暱也

出而遊闤闠之中遇其父母兄弟則暱之之郡城焉遇其邑之人則暱之之會城焉遇其郡之人則暱之之都城焉遇其省之人則暱之之海外異邦焉遇中國之人則暱之之壙洋之野木石鹿豕之為叢遇似人者而暱之矣方其未暱也木也及其旣暱也不木也且光風霽月何與於我而忻狂颶陰霾何與於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於我而喜荒原頹壁何與於我而悽花芳卉縈何與於我而賞紅瘁綠凋何與於我而惜鳥鳴魚泳何與

於我而樂鴻斷鶬啼何與於我而嘆則風月水石花卉禽魚固有通於我者我乃忻之慘之喜之悽之賞之惜之樂之嘆之耳奈何日日周遊時時茂對人忻亦忻人慘亦慘以目為賞以目為惜語云我乃行之不得我心不自察耳察則不木不察則木故窺以道眼則他山之把可通於鐘鳥得遠視之無情之草可飛為螢鳥得頑視之而何況同類欲不灑罪人之泣而潸然不寧欲不耻溝中之納而惆然悼念欲不憫一民之饑溺而愴然

剥膚障以塵情則父子可異庚藏兄弟可分甘苦而何況跡逖號呼之聲鼓吹之供也血髓之竭橐籥之充也水陸之搜烝頤之抉也顱中外之界限人物之差等仁人未嘗無別此以別之者體之也中得其所外亦得其所也盡人之理亦盡物之理也分殊者脉絡之分理一者公溥之量故虵龍歸葅聖王之愛物而庸衆不解但謂祛民之害仕元明學曾齋之大用而世儒過貶則以過主之非然征伐可廢乎刑誅可弛乎仁人未嘗不嚴

此以嚴之者體之也仁與不仁辨之以心不辨之以迹除莠別蠹以殺機為生織花鍛鶴以生機為殺故砭灼不廢於肌膚夏楚不靳於愛子虞庭四罪魯國肆眚周王一怒宋公不阨孰一體孰非一體必有分矣夫以天地萬物為體則體大以四體為體則體小以天地萬物之體為人則人大以四體之體為人則人小大體者能卷為放流衍於衆小體之中而衆小體不能偶也四體之木則知瘠之天地萬物之體之木則不知瘠弗思故

也夫千萬世之上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千萬世之下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天道無窮地道無窮物生無窮吾心亦無窮往聖之絶學未輟於念而萬世之太平輒營於中仲尼之生千古不夜堯舜之心至今猶存即其體存也故曰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區區補葺於百年之間君子以為猶未也顧所謂天地萬物者蒼然已乎隤然已乎隤然已乎精與之注也神與之浹也可見者不可見者可聞者不可聞者瑩徹無礙六通四闢契

於至微合於無眹握造化之機緘達鬼神之情狀體物
之至仁也故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不疑區
區補葺於耳目之及君子以為猶木也天地之參猶三
之也萬物之靈猶二之也合之為一大何以加焉天地
未位萬物未育吾體之木未療耳自木自療自位自育
我為誰彼為誰胡可遏哉有所委焉而仁之弗居自弃
其身者也有所損焉而自私以利割左股而益右股者
也有所隘焉而愛之未廣養其一肢而忘其衆肢者也

盍法諸天地無遺覆也無遺載也不以天地為一體者必不以萬物為一體不以萬物為一體者必不以一物為一體故不憐窗草便可與戎生理隔髪乾坤可毀何也體一而已人一而已故仁以為己任古之成仁者如此

仰節堂集卷十